

# 木魚

木魚不是真的魚，卻因為它的「假」，反而能發出穩定而驅動大眾的力量，使策勵精進不懈的意義更加悠長，而這樣的激發與意義都來自於我們身心的投入……

## 1

寺裡有幾個沙彌泥偶。

我最喜歡的是小沙彌趴在大木魚上的那個，因為造型特別可愛，而且幽默地表達了出家生活的箇中甘苦。

有人說：「出家有三常不足——衣不足、食不足、睡不足。」台灣近年來經濟較好，衣食已無短缺之虞，但「睡不足」卻一直存在。從發心出家到寺裡擔任行者開始，就不斷要與睡魔搏鬥。在家的日子

通常是「夜不到三更不眠，日不上三竿不起」；寺院生活則是初更安板即睡，三更起板即起，一律按照鐘、鼓、板的訊號作息，一點也馬虎不得。睡不著，也得瞪著天花板念佛；起不來，也得呵欠連連地早上早殿。在寺裡當淨人多年的老菩薩，已陪過許多出家行者，如果行者賴床晚起，她老人家偶爾也會加以訓勉一番：「少年人！想要出家就要打拼一點，不通懈怠！」

作息的適應是申請出家的基本條件，所以不敢太過放逸。同時白天有很多活



動：掃地、洗鍋、堆柴、燒火等，基本勞務都得學習，稍有閒空，還得背楞嚴咒、彌陀經、八十八佛大懺悔文，常常背沒兩句瞌睡蟲就來了，又得趕緊到大殿禮佛。這些都是出家前要完成的功課，每個磨鍊、每項功課，都必須身體力行去完成。由於出家心切，從未想過累不累的問題。

出家後，進入佛學院，學習更加多元。從清晨四點眼睛一睜，每個時段都要全力以赴。梵唄授課法師要我們在五堂功課學習「專念誠住，隨文作觀」；執事出坡時更要用心，講求規劃與效率；上課時授課法師會想盡辦法讓我們說話，否則我們很快就會打起瞌睡。

晚自修除了做不完的功課外，還要寫日記，經常勞動糾察師三催四請，才忙亂

地收拾桌面回寮休息。止靜養息也必須很精進，最好數「一、二、三」就能馬上熟睡，否則隔日的精神就會非常差，又會落掉很多學習。學長說：「共修生活能跟上大眾作息的步調，是所有學習的基礎。」

剛入學我領香燈的執事，必須比大眾師更早起，早課反而成了我補眠的時間，常常站著打瞌睡，東搖西晃的，但絕對不會倒下。不過，如果真有個大木魚讓我趴著，我一定很快就睡得像那小沙彌一樣的香甜。後來，才發現它真的含有魚的造型，是取魚眼晝夜長年圓睜而未閉，作為警策行者精進莫放逸的象徵。

警策精進的大木魚與熟睡的小沙彌，具體地雕塑出我內心兩種不斷競爭消長的力量。

## 2

出家是逆生死流，若無堅強的意志，很快就會隨順習氣墮入生死流中，因此意志的訓練佔了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早起、課誦、禪坐與勞務，莫不是要策動身體去從事一般人會感覺有些辛苦的活動，從而訓練心力、鍛鍊安忍。

初發心勇猛，剛出家時對於修行生活的學習與要求，莫不全心投入。早晚課從不遲到、早退或缺席，儘管站得腿酸打瞌睡，仍堅持到底；出坡勞務從不敢喊累，因要學著放捨身心；背誦、作業不能落後遲交，為了能跟上學習的腳步；剩下一點點的時間，還得發心承擔服務的工作，並學習主動關懷別人。

雖然生活非常緊湊忙碌，但內心覺得很充實，因為我相信這些學習都是修行，也對自己能夠一一克服身心的有限，跟上大眾的步調而感到心安。

然而，有天早課我竟然遲到了，接著經常疲累得無法起身參加早課，硬撐著去又被扶出殿堂外。我開始慌了，雖然之前已感覺身體情況在走下坡，卻沒想到竟已至無法克服的地步。為了避免造成團體更大的影響與干擾，不得已向院長請求能否不跟著大眾課誦，院長慈悲應允，並囑咐我先以調身為重。

可是，當我聽到鐘鼓聲，不再隨著大眾課誦，當我獨自坐在禪堂裡，聽著大殿傳出悠揚的梵唄聲時，淚水不禁滑落滿腮，強烈的虛無與失落感排山倒海而來，



終於淹沒了我。

以前，最喜歡與大家共同完成艱鉅的工作後，再圍著點心一起享用的感覺；最喜歡參加法會，跟著大家從早忙到晚地圓滿法會；最喜歡在早晚課結束後跟著大眾出班，那種「我在僧數」的心安……

現在這些已經都成了過去，但若丟掉過去的一切，卻又覺得抓不著東西的空虛。如果說，我過去的努力只換來體力的衰退與內心裡的落寞，那麼到底如何修行才是正確？我像因用功修行磨破雙腳而鮮血淋漓的二十億耳呼喊著：「為什麼這麼精勤用功，卻還沒有獲得解脫？修道若這麼困難，我不如捨俗還家好了！」

課誦結束，大家還在熱烈地討論今天唱誦與法器的情形。一個初學者被許多人

七嘴八舌地圍著，其中有人說：「木魚是領眾最重要的法器，其他的法器與大眾的唱念都是跟著木魚跑，因此速度的掌握非常重要：一下子衝太快，大眾會跟得很辛苦；若拖太慢，精神又無法出來……」

當初自己學木魚時，為了揣摩最適當的速度，也花了不少工夫。何時能再拿起那根重重的木魚槌呢？想到這裡，又是一陣心痛，感到一聲聲咚、咚、咚……忽快忽慢不規則的心搏聲，哦！原來我一直未把領導自己修行用功的木魚打好，所以身心世界的大眾師都紛紛提出抗議了。

### 3

媽媽到寺裡培福，告訴我去參加了一期禪十。我問她感覺如何？我熬過十天的

腿子，知道那需要有些耐力與體力，對年輕的我來說都有點辛苦，何況是她呢？沒想到她很高興地說：「太好了！一點也不辛苦。」我問她為何想去參加？她說佛法各種的修學都應該去學，布施供養、參加法會禮懺、培福結緣，更要做定課，能學習禪坐也很好，「雖然我起步慢，這輩子不會有成就，可是多少學一點，總有些功德，如果都不做，就連一點功德也沒有，所以有機會就要把握，為將來多累積些資糧呀！」她的歡喜與信心，正映照出自己的信心與用力不足。

媽一向比我用功，儘管我已出家，用功的心卻不如她熱切，又因病緣，逐漸放鬆自己與生活軌道的關係，心也跟著鬆散起來。還仗恃著自己年輕嗎？身體的變化

不正提醒自己無常迅速的道理，菩提路遠，若不趕緊上路，何時才能到達終點？

第四年的禪七，發現自己身心比較不那麼浮躁了。院長開示時說：「修行上所有的一切努力，一定功不唐捐。」我重新感到一種踏實感，不再懷疑自己的努力是否值得，只要努力，定能累積善的能量。

## 4

回首過去，雖因病緣而打破對「隨眾作息、與眾和合」的堅持，但再仔細思量，那樣的堅持也未免過於僵硬而著相。

若問修行一定要這樣嗎？其實那些規定與要求在某方面來說也是虛妄，但是不可否認的，我仍在其中建立了修道生活的基礎，因為曾將身心全部投入地努力過；



已經歷的過程不必懷疑，也無須再從頭經歷，因為曾認真投入地觀照，必然留下對現在的影響。曾努力過的，就將它放下，要以耐心與毅力，繼續不斷地努力。

再聽到殿堂的梵唄聲，我雖未參與，還是會由衷地生起感動，一聲聲篤實穩定的木魚聲帶動著一波波互相唱和的海潮

音。我觀察自己的呼吸，感受它的長短快慢，覺知它的變化，觀照身心世界是否和諧，看看今天的木魚打得如何。

木魚不是真的魚，卻因為它的「假」，反而能發出穩定而驅動大眾的力量，使策勵精進不懈的意義更加悠長，而這樣的激發與意義都來自於我們身心的投入。

【教界啟事】

## 印儀學苑舉辦「六祖壇經講座」暨「華嚴經講座」

- ◎「六祖壇經講座」——台北師院謝清俊教授主講，七月九日起至八月二十七日止，每週三晚上七點至九點，共上課八週。
- ◎「華嚴經講座」——中正大學謝大寧教授主講，七月廿六日起至八月三十日止，每週六下午二點至五點，共上課六週。
- ◎報名費：五百元（場地維護費）。
- ◎上課地點：印儀學苑，電話：02-23641213。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一〇〇號四樓。